

若二 1~11 的神學內涵

梁靄儀¹

加納婚宴乃耶穌公開生活的「神蹟之始」，其間蘊含了各種象徵深義，本文作者由神蹟的意義，探索到經文中基督論、聖母論、聖事論等神學主題的意涵，對於以中文閱讀神學者及《若望福音》的導讀甚有助益。

在福音類型的範疇內，《若望福音》具有不少特點，甚至可稱為福音書中的另一模式。單就「奇蹟」的描寫而言，就有不少異於對觀福音之處。限於本文討論的範圍，僅首先概論《若望福音》中「神蹟」（*semeion*）這個用詞的意義，為什麼在加納的婚宴上變水為酒的奇蹟是謂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或更好說，是「神蹟之始」呢？然後，進而嘗試探討若二 1~11 的神學內涵。

一、《若望福音》「神蹟」的意義

若望作者要以「神蹟」一詞表示什麼？

首先，作者使用這詞原指「記號、標記」。一般說來，記

¹ 本文作者：梁靄儀，香港聖經學院畢業。本文乃學生時期的優良報告，經黃懷秋老師推薦本刊編者。由於全文過長，有些參考資料亦為前幾期《神學論集》的作品，所以編者在保留原文大綱的情況下擇要刊出。至於刪節掉的部分，讀者請參閱下列《神學論集》的文章：

- 1) 柯成林，〈若望福音簡介〉14期（1972冬）499~540頁。
- 2) 穆宏志，〈新約中的聖母〉78期（1988冬）486~495頁。
- 3) 穆宏志，〈在加里肋亞加納的婚禮〉81期（1989秋）347~367頁。

號是指能看得見、能聽得到或是能觸摸得到的事物，即是感官所能覺得到的東西。

其次，「記號」通常指向本身以外所含的意思；例如：潔淨聖殿，即由聖殿趕走做買賣的商賈，這是個「記號」，是個顯然可見的行為。然而，它同時又指向另一更大的事實－由於耶穌的死而復活，他成了新聖殿。

此外，「記號」這詞沿自舊約。若望作者藉取用這詞貼稱耶穌所行的奇蹟，以表彰《若望福音》「神蹟」的深邃意義。於此，Raymond E. Brown 說：《若望福音》強烈反映《出谷紀》的記載²。出十 1、戶十四 22 及申七 19 記載天主藉梅瑟行了很多神蹟和奇事，但人拒絕相信，《若望福音》有非常類似的說法³。

除此，聖若望更巧妙地只以「神蹟」指耶穌所行的奇蹟，是以門徒及信者的角度說的，以彰顯耶穌與天主有關身分（七 3 除外）；但，當耶穌論及自己所行的奇蹟時，若望作者以另一用語放在耶穌口中，那就是「工程」（*ergon*）⁴。

按舊約的啓示，「天主的工程」是指天主造化天地的工程和天主為拯救選民所顯示的異能⁵。如此，耶穌所說和所行的種種都是為成就天主從創世以來開始的大事業。按此，「工程」的含義就比「神蹟」廣泛，因為它指向耶穌基督整個公開生活的一言一行⁶。藉「工程」和「神蹟」的不同運用，若望作者不

² R. Brown, *Anchor Bible*. vol 29. p.528。帳棚（一 14），踰越節的羔羊（一 29，十九 36），銅蛇（三 14），耶穌與梅瑟（一 17，五 45~47），瑪納（六 31 ff），由石頭流出的水（七 38~39）。

³ 請比較：若十二 37 與戶十四 11。

⁴ 見：五 17, 36；七 21；九 34；十 37~38；十四 10 等處。

⁵ 見：創二 2；出卅四 10；申三 24；十一 3；詠六六 5；七七 12 等。

⁶ 參閱：四 34；十七 4。

但說明耶穌在世的表現實為天主贖世工程的標記，同時亦特別啓示了「父」和「子」的相互關係。猶如昔日天主為救以民，藉奇蹟異事顯示了自己的「榮耀」，如今耶穌所行的「神蹟」和「工程」，同樣顯示出他由聖父所得的「光榮」⁷。

「工程」和「神蹟」同屬耶穌自我啓示的一部分，差別只在乎觀點。「神蹟」以人的心理角度論之，而「工程」則以耶穌的自我醒覺，其神能之來源作觀點。其實若望作者屬意「神蹟」不但指向耶穌的奇蹟，就如耶穌的話語，耶穌給門徒濯足，在在都是耶穌賜給世人的標記（話語）⁸。若望作者擺脫了傳統對觀福音沿用的稱奇蹟為「德能」，因為他更著重顯示奇蹟的超性幅度：末世救恩的臨現。故此，「神蹟」就性質上，它標誌臨於耶穌身上的末世救恩；就時間性上，它標誌這救恩將於耶穌受到光榮之後，即死而復活升天之後，會由聖神豐富地傾注普世。所以，「神蹟」這用詞只見用於前十二章之中（廿30除外），因為由第十三章開始，透過耶穌受光榮的事蹟，一切標記都要成為現實！

二、加納神蹟為「神蹟之始」

若望作者為什麼要記錄神蹟呢？這一點若望作者在廿30~31 紿我們說得很清楚：「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而若望作者選錄的七個神蹟⁹，均著重揭示那行神蹟者品位之奧妙，以及人於其身上可找到的救恩。如此，一如上述，神蹟敘

⁷ 請比較參閱：戶十四 11, 22；申七 19 及若一 14；二 11；十一 4。

⁸ 話語：十二 33；十八 32；廿一 19。濯足見十三章。

⁹ 「七」這數字在聖經內常象徵圓滿。也許若望作者藉「七」喻意耶穌所行的所有奇蹟。

述之於聖若望不在乎引人入勝的奇能描繪，而是側重奇蹟的超性層面象徵意義。

按思高《聖經辭典》：治癒王臣垂死的兒子（四 50），醫好卅八年的癱病患者（五 8），和復活拉匝祿（十一 43），這三個神蹟表示耶穌自己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他是把永生賜予人的恩主¹⁰。增餅的神蹟表示耶穌自己是從天而降的生命之糧，是賜給世界生命的食糧（六 35, 41, 50, 51）。治好胎生的瞎子是表示耶穌是世界之光，使人平安愉快地走生命之路（九 5；八 12）。加納神蹟顯示耶穌的光榮（二 11）和他在新約內賜予世人的恩寵和喜樂要超越天主在舊約中賜予選民的恩寵。

然而，凌駕一切神蹟之上的，是耶穌的死而復活（二 18, 22），藉此，他展示了救世工程的完美「記號」。聖若望記錄耶穌最後的一個神蹟，是復活拉匝祿；耶穌說：「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了彰顯天主的光榮，並為叫天主因此受到光榮」（十一 4）。事實上，若望作者記述的所有神蹟都有這個目的。這整體的神蹟記述告訴我們啟示是如何發展的；水變酒的神蹟只是起點，以後一個接一個的神蹟漸漸描繪出在耶穌基督身上可看到的各方面豐富的救恩行動。

加納神蹟不僅是第一個，且是一連串奇蹟的開始，因它是記號，換句話說，因這奇蹟的意義，它與其它奇蹟，有著密切的關係。聖若望以耶穌的第一個奇蹟為準備，為耶穌復活的光榮而準備，提前彰顯了天主的偉大及他從死者中復活的光榮。我們可隱約看到耶穌這個活生生的人，不只是默西亞，而且是

¹⁰ 按猶太人在舊約傳統的看法，重病者已在死亡的權勢下，等同死人。治好這種病，挽救他們的生命就好像復活了他們一樣。在述說治好王臣的兒子時，若望作者三次強調他「活了」（四 50, 51, 53）。

天主子，以及他的天主性所帶來的救恩的超越性。

也許，隨這段文字的神學內涵分析，我們可更清楚了解為什麼歷史以加納神蹟為神蹟之始，因為這神蹟包含的深邃意義實在是我們理解其它神蹟的原則。

三、加納神蹟的歷史背景

學者 R. Brown 認為加納神蹟包含非常豐富的神學思想，故事且富神秘感，因此很難重組其歷史背景和明瞭其故事中各人物的心意。有學者更乾脆主張加納故事是虛構的，純屬若望作者的神學創作¹¹；當然，這有助解決故事是否真正具歷史根據的問題。但除非人能真確否定奇蹟的可能性，或者在其他歷史文化中有過水變酒的事實，否則不能抹煞加納事件的真正歷史意義。

Derrett 精研古猶太婚禮習尚，他認為在婚宴上供應的酒與來賓餽贈的賀禮應成正比。現因耶穌貧窮，而他又帶同一班門徒一起赴宴，因此，這可能就是酒缺的原因了。

縱使加納神蹟的歷史性得到確認，仍有學者屬意耶穌和他母親之間的部分談話內容（3~5 節）是虛構的，目的只為符合若望作者的神學論題。然而，R. Brown 說得好：降生成人的聖言和復活的奧蹟，讓聖若望默想水變酒的意義，也讓我們默想其包含的啓示意義；只因若望作者未將加納神蹟的細節加以詳錄，他簡略記述的方式，構成我們今天理解的種種疑難。

無論如何，豐富的象徵意義是《若望福音》的衆多特徵之

¹¹ R. Brown, *Ancher Bible*, pp.101~103。《若望福音》的七個奇蹟：三個於對觀福音有平行文（四 46~54；六 1~15；六 16~21），三個與對觀福音的奇蹟屬同類（五 1~15；九；十一）；但只有加納神蹟（二 1~11）是若望所獨有。有學者主張加納故事是受外教「酒神敬禮」的影響。R. Brown 視列下十七 1~16 為加納神蹟的預像。

一。若望作者或藉象徵呈現主題，或經由主題而予以象徵性的解釋。我們在加納神蹟所遇到的，就是豐富的象徵，為呈現若望作者於 11 節明言的主題¹²：「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們就信從了他」。

四、加納神蹟的象徵深義

在嘗試探討若二 1~11 的神學主題前，也許先談其中的「象徵」深義，會幫助理解：

1. 第三天

這是一個古老的說法，為預報耶穌基督的復活和以色列得安慰的時刻。亦參見：四 43, 54。

2. 婚宴

舊約往往以婚姻來表達天主和以色列之間盟約的關係¹³，它亦是默西亞時代的象徵記號¹⁴。

3. 耶穌的母親

在今日的阿拉伯民族被尊為某人的母親是一種榮耀，因為這表明那婦人有幸得子。聖若望沒有用過瑪利亞的本名，四次皆以「耶穌的母親」稱之；可見故事的重心不在瑪利亞這個人身上，而在於她在救恩史上扮演的角色。

4. 被請去

「被請去」這個被動語氣用得極其高明，因為在表面看似是新人邀請耶穌赴宴，其實，整個故事，耶穌和一對新人

¹² R. Brown, p. 103f。加納神蹟的主題不在耶穌「取代」猶太人取潔禮用的水，不在將水變成酒，不在變出的好酒，也不在瑪利亞、新郎、司席這些人物的身上。

¹³ 見：歐二；依五四 4~8；六二 4~5；耶二 2，三 20~22 等。

¹⁴ 見：依五四 4~8；六二 4~5；默十九 9。亦請參見：瑪八 11；廿二 1~14；路廿二 16~18。

都沒有任何關係。故此，「被請去」隱含了其它意思。蓋希伯來人常以這被動語氣指謂他們所不敢稱呼的天主。因此，天主才是真正的派遣者，而耶穌就是被天主所派遣來的，目的是為顯示自己的光榮。

5. 酒

按《思高聖經辭典》：酒在聖經中只指由葡萄做的葡萄酒。聖祖時代多次提及酒，而且以美酒來祝福後代子孫¹⁵；酒同時又是默西亞時代的一項特徵¹⁶。以民是否有酒可飲，在於他們是否遵守天主的法律¹⁷。因此，酒是天主對以民的祝福，酒能快慰人心，「美酒，人飲了舒暢心神」¹⁸。酒尚有其喻意：背信的耶京好似美酒裏攏了水（依一 22）。耶穌將自己的道理比作新酒（路五 38）。《雅歌》五 1、八 2 更以愛情比作酒。

6. 女人

這稱呼不屬無禮，亦不乏愛意（參十九 26）。在本福音裏，耶穌稱撒瑪黎雅婦人（四 21）和瑪達肋納（廿 13）為「女人」；前者首先由耶穌口中得悉他就是默西亞，而後者是喜獲耶穌復活啓示的第一人；由此，「女人」這稱號在《若望福音》中並沒有不敬的含意。誠然，始終在希伯來和希臘的語言文化裏，均從未有過這樣的先例：以「女人」單獨稱呼自己的母親。故此，若望作者用這詞應純屬象徵，為與十九 26、創三 15 和默十二章連上關係。

¹⁵ 見：創十四 18；廿七 25~28；四八 11~12。

¹⁶ 見：亞九 13~14；歐十四 7~8；耶卅一 12。

¹⁷ 見：申七 13；廿八 39；箴三 10；依五 10。

¹⁸ 見：申十一 14；耶十六 7；箴卅一 6~7；詠一〇四 15。

7. 時刻 (hora)

這字眼在《若望福音》共見於 26 處，除指向「日內的時辰」外，尚有豐富的神學內涵。按《思高聖經辭典》，聖若望將耶穌的一生視作一日，隨著耶穌的誕生便開始了默西亞的時代：末世時代；這時代要直到基督再來才算結束。這時代亦即舊約所謂的「那一天」或「將到的時日」¹⁹。

耶穌在這一天內所作的工作，亦即是他在這一天所過的時辰，他最具意義的工作是受難而死，死而復活升天；所以受死、復活、升天是他的時辰，是他所謂的「我的時辰」、「受光榮的時辰」、「戰勝世界的時辰」²⁰。

對世界和人類而言，就是以真理的心神朝拜父，是得見光明不再走在黑暗，是信他的人受迫害，是信他的人要以他的母親為自己母親的時辰²¹。這一時辰亦即是世界和人類的「今天」²²。

8. 六口石缸

六是七減去一，象徵不圓滿。

石頭在以民的心理，是不易受污染的東西，故此取潔用的盛水器均以石頭做成，而不用陶器或木器。

石頭有其神學意義：伴隨以民輾轉於曠野間，賜以民飲料的磐石，就是耶穌基督的預像；由他所出的水是導向永生的活水；他又在磐石上建立了自己的教會，一切信友都是這個教會中的活石頭，建築在以宗教及先知們為基礎的建

¹⁹ 見：若八 56，十四 20。並請參閱：亞五 18；依二 6~22。

²⁰ 見：二 4；七 30；八 20；十二 23；廿七 31；十三 1；十七 1。

²¹ 見：四 23；八 12；十六 2~4；十九 26~27 等處。

²² 見：九 5，十二 35~36。

築物—教會之上，而這建築物的角石，正是耶穌基督²³。

「六口石缸」代表著還未到達圓滿的猶太時代，現在耶穌基督這神聖磐石的到來，帶進默西亞時代的一切美善，彌補了「六」缺一的遺憾。

9. 僕役

這是在新約中很少見到用以稱呼私人家庭僕役的名詞，他們被稱為執事（*Siakovor*），這與公共團體的僕役較有關聯，尤其是基督徒團體。故此，這些僕役（執事）與耶穌之間的關係，要比新郎或司席更為密切。而藉此用語，若望作者可能是在暗示：在加納，僕役們就是耶穌的命令（話）的承繼人。

10. 新郎

此刻我們讀到《若望福音》的另一特色：諷刺。讀者讀到9~10 節時，也許會聯想到一個站在司席面前滿臉困惑的新郎。我們看到的是司席弄錯了，因為我們知道給酒的人不是新郎，是耶穌；然而，真正弄錯的，正是我們這些讀者。司席向新郎說話，新郎就是耶穌，就是他要以新郎的身份接受缺酒之事已解決的預報。

11. 「司席一嘗已變成酒的水……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

這是若望作者描述神蹟獨特而具深度的地方。故事中沒有一句話將水變成酒說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們只是間接由司席口中，由一附屬關係子句（subordinate clause）得悉水變成酒這個事實。正如上文提要，聖若望所著眼乃奇蹟之為標註²⁴。

²³ 參閱：格前十 14；若七 37；瑪十六 17~18；詠一一八 22；弗二 20~23。

²⁴ R. Brown. *Anchor Bible*, App III, pp.525~532。對觀福音證述奇蹟的目的，在指出「天主的國」在耶穌身上已經實現，它的德能已在發生

12. 光榮

R. Brown 以耶穌的苦難、死亡和復活為他的「時刻」，而這一個時刻，正是耶穌基督「受光榮的時刻」²⁵。《思高聖經辭典》謂：「光榮」一詞在希伯來文中的意義最為豐富，一切譯文只有片面的譯意，未能完善地表達其意義²⁶。然而，它主要的意義源於宗教和神學；因與天主有著直接的關係，逐漸變成只用於天主的一個名詞，那就是「天主的光榮」²⁷。這就是天主本身向人的顯示，這光榮如今藉耶穌基督發顯了出來²⁸。

在《若望福音》裏，「光榮」就是「父」和「子」共有的屬性：基督自永遠即與天主聖父同性同體（一 1~2），亦與聖父同享光榮（十二 41）。聖若望自始便肯定天主的光榮常居於降生成人的聖言身上（一 14）。降生成人的聖言之光榮，就在於透過他的人性讓我們認出他就是天主了，還有他能發放與我們相通的天主性；他藉聖神顯示了自己的光榮（二 11）。父與子之間，實際上建立著一種彼此光榮的密切關係。

13. 信從

聖若望所言之「信從」，不只純屬藏於人內心的敬仰，更

作用；從消極一方面說，撒旦的權勢正被推倒。

²⁵ 見：十二 23；十三 32；十七 1, 5。

²⁶ 「光榮」的基本意義是「沉重」（依廿二 24），這種沉重主要在於人財富的多寡，故此又有「富有」之意（創十三 2），有「財產」之意（依十 2）。勢力隨著財富而來，因此又有「權力」之意（創四五 13），也有「報酬」之意（戶廿四 11）。

²⁷ 「天主的光榮」之定義，指天主的威嚴、光明、能力和表現。這四個觀念與天主的光榮不可分離，且同時存在，亦不是依次而有的。

²⁸ 參閱：出十四 18~20；十六 7~10；廿四 17；依卅五 1；六六 18；加下二 8。

是有形可見的外在行為，存在著一個雙方面的交往，「信從耶穌」就是甘心情願的受教與他的言行契合。只有那真正信從的，真正具有信德慧眼的，才能見得到在耶穌身上顯示的天主的光榮²⁹。

五、加納神蹟的首要神學主題

(一) 基督論

1. 耶穌是默西亞

由第六節，我們知道石缸的容量³⁰，耶穌命僕役將它們加滿水，後來我們又知道舀出來的水已變成美酒；這大量的美酒報告了默西亞時代的來到（依廿五6）。

雖然前文已提過「酒」於聖經的用意，然而耶穌時代猶太教士的信念，可幫助我們更加明瞭豐盛的美酒所包含的默西亞意義：他們描述在默西亞時代，每棵葡萄樹會有一千枝葡萄藤，每枝葡萄藤會有一千串，每串會有一千粒葡萄，每粒葡萄會有一千公升的葡萄酒。這是對默西亞時代的期望；耶穌現在給予的好酒，表示等候的時刻已經完結。現在加納雖然耶穌沒給那麼多，沒有達到這奇天幻想的程度，不過於任何時候他所給予的，常遠超過我們所想像的。他賜的美酒不需要由葡萄而來，是直接由水變出來的。

婚宴的喜慶，美酒的豐盛都包含著豐富的默西亞意義。藉此，若望作者宣告默西亞時代已經來到，而耶穌就是默西亞。

2. 耶穌「替代」人類歷史中一切宗教和崇拜儀式

穆宏志神父將加納神蹟的十二節經文剖成一個同心圓的文學架構來研讀。據此，列寫如下：

²⁹ 參閱：一 14；二 11；十一 4, 40。

³⁰ 「兩、三桶水」：一百公升左右，大概是九加侖。

- A、序言（1~2）
 - B、沒酒了。母親與耶穌間的對話（3~4）
 - C、母親向僕役說話（5）
 - D、石缸（6）
 - C'、耶穌向僕役說話（7~8）
 - B'、有酒了。司席對新郎說話（9~10）
 - A'、門徒的信仰（11）
- （第 12 節是故事的過渡與銜接：耶穌和他的母親、
弟兄、門徒們下到葛法翁）

故此，穆神父以 D 句，即「在那裏放著六口石缸，是為猶太人的取潔禮用的；每口可容納兩三桶水」為全文的核心和故事的轉捩點。石缸的數目、用途和容量，舉足輕重。要知道一般家庭不會存放六口石缸那麼多的酒，而猶太人的取潔禮又是禮儀主義宗教的象徵。現在，耶穌以水注滿猶太人取潔禮用的石缸，又再以酒取代猶太人取潔禮用的水，如此，若望作者不但宣告默西亞已經來到，同時闡明在他身上要「替代」舊約歷史中一切不完備的宗教崇敬禮儀。他要與人訂立新約及長存的婚姻，其喜樂與恩寵不但是「替代」，甚至遠超過舊約天主與其選民所定的盟約。

（二）「他的門徒們就信從了他」（二 11）

加納神蹟說明耶穌的啓示挑戰人的信仰。這神蹟固然顯示了耶穌的光榮，但只能靠信仰才得見。

加納神蹟開始了歷史上一連串有關耶穌的神蹟記錄，尤其重要的是其歷史性；因為它的確發跡於人類歷史之中：一個固有的時段、固有的地點－在加里肋亞加納的婚宴上。它同時展示耶穌生命歷程的一站；因為藉此神蹟，門徒們對他的信仰得到了肯定，進而使耶穌成為他們追隨的對象，這與那些不信的

人，截然不同（二 18）。

二 11 的三小節含義非常緊湊，且有一個進展的過程：耶穌正式公開藉神蹟啓示自己，「顯示」自己是成了血肉，寄居於人世間的天主聖言（一 14）；既是人，也是天主。藉著信德，人能看得到他身上的光榮，也能更深入信仰的堂奧（廿 31）。這蘊含藉信德慧眼，就能得見其深邃曉喻的意思。

加納神蹟則只能視作門徒們信仰的基礎，作為他們日後瞭解耶穌所言所行的原則，蓋他們尚有疑惑³¹。然而，基於耶穌的逐步揭示，他們的信仰也隨之增進（六 69；十六 30）。死而復活的基督給門徒顯現，就更能教他們清楚體會他從前顯現的深義了。

在整部新約的記述中，只有這裏能讀到有關加納的記載；若望於結尾的附錄中，重現加納（廿一 2）此地，是否為與二 1~四 54 的前文呼應？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知「顯示」（「顯現」）這個字眼於《若望福音》中共見於九個地方：首見於一 31，耶穌受洗，當時他被稱為天主子；第二次見於加納神蹟（二 11）；及結尾的附錄，廿一 1 有兩次，廿一 14 有一次。由此，加納神蹟實可視為復活顯現的準備，它提前彰顯了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光榮，為使人「信從」。

天主賞賜智慧給一切渴求的人，尋找的就找得著，因為他要教人認識天主³²；這正是聖若望所持的信念。信德實在是天主的恩賜，且看那些有信仰準備的人：他們是以耶穌門徒的身份，被天主請去赴婚宴的。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始祖，雅各伯（以色列），夢見天梯，看見天主的天使在上面上去下來（創廿八 10~22）；現在門徒

³¹ 見：十四 5, 8；十六 12, 17 f；廿五 29, 8 f。

³² 請參閱：箴一 20~23；德一 9~10；智六 12~20；約十一 6~9 等。

們就是新以色列的始祖，他們要見到更大的神視；他們被邀請去加納，聽、看、領悟奇蹟的涵義。藉信德的目光，他們要見到耶穌是連結天地、天主和人的「樣子」，藉著他，人能與天主結合（一 51）。真實的信仰教人默觀耶穌的啓示，進而能瞻仰他身上的光榮。

在加納，僕役因為肯接受耶穌的命令（二 7），服從他的指示（二 8），於是能與耶穌的母親和門徒們一起見證水變成酒（二 9）的神蹟。司席和新郎，他們只跟變出來的酒與耶穌連上關係，他們沒有跟耶穌說過話，也沒有聽過他說話；他們不知道酒從那裏來，也懶得問。故此，他們與神蹟無分。

六、加納神蹟的次要神學主題

（一）聖母論

自古至今，教父和學者如猶斯定、依肋內、R. Brown 等人，都認為若二 4 的「女人」即是若十九 2b、創三 15 和默十二等章節中的「女人」：聖母瑪利亞。因此，她是代表全人類的厄娃，是誕生默西亞的以色列民族，也是跟隨耶穌的門徒團體：教會。

在 3~5 節，耶穌和他母親的談話是衆多評論的焦點。第 3 節：耶穌的母親說「他們沒有酒了」，有學者以為瑪利亞藉此要求耶穌施行奇蹟，因此，瑪利亞直接催促了耶穌救恩行動的開始。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瑪利亞只是在直言當時的急需。

至於第 4a 節，耶穌的答話「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句閃族語風很濃的話語³³。按 R. Brown 分析，希伯來文通常用這語法將兩個人或一個人和一件事情分開。新約其它地

³³ 舊約將以色列素描為女人，她的苦楚痙攣比作分娩之痛（依廿六 17~18）；默十九 7 更將教會比作新娘。

方也有同樣的用法：魔鬼正是用這種敵對的語氣反對耶穌³⁴，因此 R. Brown 認為：4a 節不含敵意，目的只為將兩個人分開。但也有學者按教父的著作解說，認為耶穌實在敵視瑪利亞。此外，亦有學者依據撒下十六 10 加以闡釋，引證耶穌藉此用語否定自己和瑪利亞與缺酒的事有關。

4b 節：「我的時刻尚未來到」。此句話有學者認為是肯定句，有人認為更是疑問句。極端的基督教派人士則放棄加以任何詮釋，因為他們實在尚未能接受瑪利亞在聖若望神學中所佔重要的地位。

無論瑪利亞的要求是出於有心抑或無意，站在神學的立場觀之，結果都會是一樣，即是導致耶穌施行水變酒的神蹟。因此，於顯示之前，耶穌必要說清楚他的工作只為承行父的旨意，與瑪利亞無關。在他的時辰，即受難、死亡、復活、升天的時辰到來時，她才再需要承受使命（十九 25~27）。屆時，她要在十字架下誕生耶穌基督的教會，並保衛教會子民免受撒旦的傷害³⁵。當耶穌仍在世的時候，「新厄娃」毋需工作，所以耶穌要與瑪利亞分開（二 4a），直到十九 25~27 時再恢復關係。

雖然瑪利亞只不過是跟耶穌講出當時的實際情況（二 3），即是婚宴的主人家沒有酒了，但在耶穌聽來，「他們」就被理解為「以色列」。必要明白的是，耶穌一如我們，於其血肉之軀內，要不斷尋找父的旨意，並於智慧和恩寵上茁壯成長。在路四 17，我們讀到耶穌藉先知的說話³⁶，明白到自己的使命；同樣，現在在加納，藉瑪利亞的說話，他領悟到父在跟他說話：以色列已不再是天主的葡萄園了。百廢待興，以色列的空虛、

³⁴ 請參閱：谷一 24；五 7。

³⁵ 請參閱：創三 15；默十二。

³⁶ 例如：依五八；六一。

乾涸.....需要耶穌關心、滋養、填補！

《若望福音》有其書寫的獨特模式：若望作者將耶穌三退魔誘的傳統記載，分插於耶穌的日常生活之中³⁷；耶穌的受洗亦成了若翰洗者口中的說話（一 32~34）。若望作者有其充分的自由去運用他的寫作才華，他以耶穌整個在世的生命為一個「記號」，而加納就是這個記號的開始。於是二 4 的「時刻」遂指向耶穌基督整個的公開生活。須知開始召集門徒是一件事，正式公開宣講又是另一件事。所以，有人認為一 1~18 應是「序言一」（神學性），一 19~51 應是「序言二」（歷史性）；兩者合起來恰好譜成耶穌公開生活的前奏。

在《瑪竇福音》《路加福音》《宗徒大事錄》這些作品的開端述說中，瑪利亞均被記錄在這些重要的歷史性時刻。現在加納，在耶穌公開生活之始，瑪利亞同樣在場。換言之，瑪利亞的臨在標誌著一個開端。瑪利亞領報的時候，天使加俾額爾的話（路二 26~38）固然揭示一個新紀元的誕生，但亦同時宣告另一個時段的結束。加納神蹟正式展示耶穌基督要建立的新約，而瑪利亞就是舊約裏最後的一位先知。她不自覺地充當了傳統先知的職務。

天主教教會相信聖母瑪利亞始胎無玷，並蒙召升天，她被尊為天地的母后、世人的主保。同時，天主教教會傳統上也將瑪利亞列於被救贖的人群中，然而她的地位特殊而崇高；這崇高的地位和使命，正因她和門徒一樣因信仰而接受了耶穌基督。

（二）聖事性

不少聖經學者將加納的婚禮視作婚配聖事的建立。他們屬

³⁷ 見：若六 15、22~26；七 3。並請比較：谷一 12~13；瑪四 1~11；路四 1~13。

意這婚宴預表羔羊的婚宴（默十九9），羔羊的淨配就是瑪利亞：他的教會。

雖然在這個神蹟中，猶太人取潔禮用的水是被酒所取代，而不是以基督徒洗禮用的水來取代，但仍有聖經學者認為加納神蹟含有聖洗聖事的象徵意義。

有些教父，如亞歷山大的克來孟等人，認為變出來的美酒是基督聖血的象徵。當然這象徵是為次要，首要的在於「酒」本身的意義，因為它明顯顯示基督傾注的贖世恩賜。